

1943年2月

唯一步進的大眾讀物

# 友聲



劉濟時木刻

生命之火

戰局進展與美國國民性……宮下英夫  
 夢與時的新檢討……野愚譯  
 逢場作戲……吳南康

每冊售價五角 No. 258. 32. 10. 17. 第三卷第十四期

北平友聲報社發行

# 戰局之進展與美國國民性

宮下英夫  
善影譯

最近英國空軍和在地中海方面設立根據地的美國空軍，對於羅馬，米蘭等義大利之古都，或對於德國法國等歐洲大陸之各都市，完全不加選擇的，不，故意的襲擊一般市民的住宅及和平的歷史建築物，對此盲目的加以無差別的轟炸。因此堪誇為人類文明的羅馬帝國以來之歷史的都市，全被破壞，在基督教文化史上放着燦爛之光的聖堂尖塔，在世界人人的哀聲聲裡化為廢墟。其他歐洲的各都市喪失了幾萬和平市民的生命，連俘虜都有許多要求人道待遇的國際法規和戰時條約的存在，而幾十萬的老幼男女都喪失了他們的家庭。想起來在大東亞方面也是如此，美國空軍或是轟炸緬甸民族敬崇的白塔，或於去年空襲東京時，掃射國民學校校庭中的兒童，轟炸病院，或再三再四在白雲的洋上轟炸雷擊在國際法上作為病院船辦了充分的手續，有明瞭標識的日本船。如此美國空軍的轟炸狀態，我們想由此明白在這上面所表現的美國國民性的一斑。

先說美國人為何這樣坦然的轟炸民族的，不，全人類的傳統的歷史的施設呢？關於這一點所能想到的，第一是在一切的意思上，美國民之成為一個國家是在西歷一七七六年，所以立國不過一百七十年。回溯既往，於西歷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始發見美洲，據說在此以前歐洲人即已知道有美洲，且有歐洲人的往來，但無論如何，現在美國的地域，差不多是人類文明還沒有發芽的荒野，由哥倫布發現以來也不過五百年。再美國國民於建國的前後，有種種難多的移民流來，在所謂人種的壘壘中近來才漸漸成爲一國國民，因此美國國民不像大東亞的各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或雖然是新的國家，然於建國前其民族已有悠久歷史與文化，美國國民則與此完全不同，在各種意味上都是沒有像歷史般的歷史，像傳統般的傳統的幼小國民。由於這種事實，美國人希望有像歷史般的自己的歷史。所以他們常說「歷史的」這種話，使我們聽來好笑。最初防空演習，實行街頭燈火管制，全市漆黑，那是「黑暗的」黑暗的。又我們讀美國人所寫的美國史時，關於建國前的記述十分詳細的，而建國後的記述却反而比較少，很覺驚異。這是他們美國人歷史家雖少也要寫點像歷史般的歷史，來

引起國民的衝動，大概是於不喜歡他們所寫的祖先美洲印地安人的詐謀與虐殺的歷史，違心寫出來的事情罷。然而對於地方，美國民沒有體驗過對於歷史的東西的尊重心。因此在美國國內沒有像樣的歷史的東西，對於外國所有歷史的東西，不但於其本國國民，而是全人類文化的貴重歷史物件，也沒有一點尊重心。所以他們對於羅馬米蘭的古利，龐貝的遺跡，緬甸的白塔，恰如電影中的偽物一般，加以轟炸使之破壞。如果是我們有幾千年光輝歷史的國民，怎麼也做不出那麼壞的破壞行為罷，何況歐洲的文化是美國文明的祖先，具有同樣的根源。

日本軍雖然在中華民國與蔣介石軍作戰，但毫無轟炸其歷史文化施設的意思，反而在驅逐蔣軍之後，對於戰前久已無人顧及的歷史建築物加以修理。

關於美軍破壞歷史施設的行為所想到的第二件事，是美國乃經濟的社會。某美國學者道破美國主爲一經濟的社會，其次才是歷史的政治的社會。所謂美國爲經濟的社會，就是說美國國民具有經濟的國民性之意。實際正確讀美國史的人，看到美國人自稱在美國殖民時代，惹起歐洲移民最大的魅力，是那廣大的土地，美國人是那爲自己求信仰的自由而於一六二〇年在美大陸上陸的畢爾格利姆，發沙斯的子孫，誰都知道這是他們那樣的歷史的美化，他們實在是憧憬着土地的歐洲窮人，或是貪慾者的子孫，或是做了壞事不能在歐洲居住的罪犯的子孫，但也有些不說不說是宗教避難者的子孫，而後來流入衆多的移民軍，都是爲了經濟的利益而來的，如此成立的美国主爲一個經濟的社會，美國民具有尊重經濟的國民性，自然毫不奇怪。所以資本主義今日在美國才無所忌憚的任意發展。於是祇有有經濟價值的東西才能存在，受人尊重。所以穿着不能由工廠造出，不能用金錢購買的歲月之衣，含有不能用金錢計算的精神之歷史，當然是被這種國民性所嫌棄的。像這樣的美國國民性的一面，由最近羅馬，米蘭，緬甸的轟炸等已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其次關於美國空軍宵夜和平的市民想一想看。五年前日本軍爲了膺懲蔣介石不幸動了干戈，日本空軍轟炸緒戰當時蔣政權之軍事的本據南京，

漢口，隨將軍之敗退，遂至空襲重慶等之內地軍事根據地，然對於此事，羅斯福將日本航空隊之轟炸看成完全獨斷的對於一般和平市民無差別的轟炸，一再要求中止的方法，利用此強化其本國人民的反日觀念。當然在他們美國人，對於日本航空隊的勇士們顧慮和平市民們的損害，仍舊抱着炸彈返回基地的苦心是不會了解的，實際上現在人們去日本軍艦炸其軍事目的上海，南京，漢口，並不看見有何損傷，與從前中國人的街市一樣，不知道日本的飛機究竟是否真的轟炸過。然而說這樣話的人們，一來到蔣政府的建築物所在地看到爆炸的遺跡，才開始知道實有其事，而且驚訝日本飛機轟炸之正確。羅斯福或蘇聯等忠告避免獨斷的轟炸無防備都市，由莫洛托夫外長，由船離數千哩的美國，因看不見也許不知道，祇喊着別做那種事，而感到不痛快強了。若說那羅斯福的航空隊，一旦發生戰爭，就故意的狙擊和平的市民，毫不吝情的盲炸，轟擊病院船傷病兵，鎗擊學生。我們由此可看到美國民厚顏無恥的偽善性。可以說這種偽善性才是我們想像不到的美國人的天性。嘴裏常常喊着自由，在國內現在尚不許他人的

## 美英宣傳之三國會談

傳瀆

在莫斯科舉行美英蘇三國會談之說，屢由英美方面傳出。最初宣揚要舉行三國巨頭之會議，此次似又降格為外長會議。總之，閉一次以三國為名之會議，是英美所期望的。至地點所以選擇於莫斯科者，蓋既不能動斯達林之御輦，只好就御膝下商談。此事實，正反映出美英之對蘇聯的依存。

其次，是食糧問題。主辦斯勃林克斯會議之美的意圖，很明顯的是要以食糧為歸，來釣其與國。然而其對食糧之援助，並不是有所成算，因而當蘇聯要求明示具體的方法時，立刻便無辭返客。蘇聯對於食糧問題，關心最切，會樹立包含戰後之廣汎的食糧對策，就此要求美英之澈底的協力。此大問題不能解決，則美英與蘇聯之關係，自不能緊密。故這平此鴻溝一事，成為美英之急務。為了解決此問題，必須將協力方法，在蘇聯國民面前，有所表露，美英企圖之莫斯科三國會談之主要目的，即在此。

假如美英對樹立第二戰線，取積極的態度時，那絕不是純粹為了援助蘇聯，反之，倒是警戒蘇聯之向歐洲發展，此者徵諸於一九一八年對蘇武力干涉以來之美英反蘇政策，當可預想。美英想正藉口於第二戰線，企圖着向斯堪的納維亞及巴爾幹方面侵略。此地域上，美英蘇三國間，有如何之關係，實已勿庸再加說明。所以也就無人敢保證美英不在回應蘇聯所要求第二戰線之背後，一逞其反蘇政策的策動。然而此種美英之策謀，從來即屢為蘇聯所識破，一九三九年歐洲戰爭勃發前，於莫斯科所開之英美蘇三國軍事會議，即由於蘇聯看破美英之陰謀而決裂，此者，為吾人記憶猶新者，此次莫斯科三國外相會議，如不踏一九三九年覆轍，即可謂美英之一大幸事。

存在，又屢屢隨白人虐殺一千三百萬的黑人。每事都俱育和平之侵略國制裁，同時以大量的金錢物質建設大陸海軍，以此向他國恫嚇誇示。且用以掌握西半球，如今開始世界制霸之戰爭亦是美國其他不勝枚舉的美國及美國人的實行背離和矛盾的偽善性，由於它對於別國。獨斷的勸告避免無防備都市之轟炸，而其本國空軍則故意盲炸和平的市民表現出來了。其次像美國空軍這樣的轟炸，可以說是表現美國國民的慘虐性。從古至今白人不斷虐殺黑人之慘事，所謂攜帶機關槍的惡黨之跋扈等為任何國家所沒有的，這可以看作由美國國民之慘虐性所發。無論是怎樣的敵國人民，對於毫無抵抗的無辜老幼男女擊炸不顧，像這樣的慘虐的國民性可謂無以復加了。

在叫做火山爆發的異常狀態，好像明白了平素不知道的地域的構造，戰爭，那也是當各國諸其本國運命的苛烈戰爭之際，我們看見美國人的國民性像這樣露骨的而又明瞭的表現其一端。

**本報增價一角啟事**  
本報因成本增高，自本期起暫加售價一角，每期改售五角，原有直接訂戶，概不追加報費。尚祈讀者諸君諒諒是幸

**吾友報社發行部謹啟**

# 高空轟炸之研究

不久就是成層團轟的時代了

今心譯



在飛行事業的初期，最新式的設計所注意的只是速度和重量。在下次大戰的時候，飛機只可轟炸觀測者肉眼所難辨別的目標，並且那時的防空陣線之作戰之高度，並未發達到它在現在的空襲戰術中所占之重要地位。

此次大戰開始時，大多數的英國轟炸機，都具有自二〇〇〇—二七〇〇呎的實用上升限，但這並不是說它在這樣的高度施行轟炸。平常，駕駛員都是飛至一〇〇〇呎以下才拋擲炸彈。

當「解放者型」及「飛行堡壘」能在亞成層團中飛行的消息傳來的時候，德國也傳出新型的德國轟炸機能在四〇〇〇呎高度飛行的消息。軍用機設計中之這種最新的發展，乃是最近幾年所行試驗之結果。高空飛行比現在飛行的高度能佔很大的優勢，但是對於轟炸，却無何便宜之可言。要想明瞭在亞成層團飛行的利益與困難，就必需明瞭構成地球表面而氣團的區分層。

在自地球表面至九〇〇呎左右之高度的空氣層中，飛機駕駛員能够不需任何人工的幫助，就可以很舒適的飛行，駕駛員能够迅速飛達這個氣層的最高度，能够以同速度再急降而下，並受不到絲毫損傷。在從九〇〇呎到一八〇〇呎的空氣層中，駕駛員飛行時雖不需供給氧氣，可是在急速的上升與降下的時候，却需要特別小心。假如升降的太快了，氣氣泡可以聚集在血液裡，生理上就要發生暫時的嚴重的影響，可以使駕駛員喪失操縱飛機的能力。

在一八〇〇呎以上的高空作長時間的飛行

時，就要用人工的方法，使人體適宜于稀薄大氣和氣壓的變化，在三六〇〇呎的高度，就開始算是亞成層團了，一直往上升達五〇〇〇呎。再往上去，就是成層團，當科學對於人體能供給必需的調整的時候，成層團就造成理想的飛行條件了。

最近幾個月來，大多數戰爭中的飛行，都發生在二〇〇〇呎左右。英國空軍的散布傳單及偵察飛行，往往在二五〇〇呎以上的高空。然而，普通說起來，這個數目字是代表全歐洲最高作戰的高度了。就是這樣，這個數字，只有在夏季天氣清朗的時候，普通的飛機才可以達此高度，效高度大約是要減半的。

各交戰國從在亞成層團中作戰的軍用機中，希望獲得怎樣的利益呢？我們會立刻就想起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樣便是氣候狀況。到三〇〇〇呎的高度，駕駛員就常要和天氣的阻力鬥爭。他必須和雲，水，雨，雲，惡劣的視界，動亂的氣流，及有風的情況來奮鬥。但是，當他一飛入亞成層團的時候，就是天氣晴朗，並且各處的氣流全是不動的狀況的時候為多。這是一件主要而值得注意之點，並且戰後的商業之航空運輸事業，將來或許要在地球表面上高度十哩的地方，實行世界空路的互相往來。

對於轟炸機在高空間飛行的第二件事情，是要避免地上砲火的射擊。四吋的砲彈可以射及一架在高度四〇〇〇至五〇〇〇呎間飛行的成層團轟炸機，但是時間却是重要的因子。一個三吋的砲彈，要經過十秒鐘才能達到一六〇〇呎

的高度，這樣看起來，我們很容易的就知道，砲火要正確的命中高空中的飛機，實在非常困難的事情。

對於成層團轟炸機第三個重要的因子，就是絲毫受不到戰鬥機之攻擊，這是現在已然共知之事。這些戰鬥機的實用上升限的最高度約在三〇〇〇呎左右，除非新式戰鬥機真能奏效，成層團轟炸機永遠能平穩的飛達它們的目標的。

然而我們應該注意，這些成層團轟炸機，只能平穩的「飛及」他們的目標，只能平穩的從他們的目標「逃走」。假如成層團轟炸機要正確的「轟炸」它們的目標，它仍須飛到戰鬥機防護範圍之內的。在天氣晴朗的六月，它要想到正確轟炸的機會，它必須要降到一五〇〇呎的高度，而在這樣的高度，它一定要受到戰鬥機之攻擊。除了六月以外，在其餘的十一個月內，它甚至於更要降低一點。

對於軍用飛機在亞成層團中作戰之設計，並不是只求適合于飛行員生存的標準而已。美國的波音飛機公司，在發展這種飛機的過程中，曾經施行實驗工作。他們曾經製造了許多能在嚴格的高空條件之下飛行的飛機。研究工作分為二部：一部分研究飛機的本身，機械之設計，調體及機翼；一部分研究呼吸與壓力諸條件之調整，以便駕駛員能生存于這種背壓的條件之下。對於調整呼吸與壓力諸條件的這一部分，有一種氣密室的裝置，它供給一種氣體，在此種氣體之內，人體能照舊作正常的呼吸。

在商業的航空輸送機內，只需把整個氣密室封閉作為氣壓房就可以了，可是在轟炸機內，這個問題就麻煩多了。機內必須有通到艙體的門路，必須有些不透氣之重量的設備，以便與砲塔維持聯絡。氣密室所增加的重量，定要減少炸彈搭載量，並且這些障礙物的過多，似乎要妨礙將來成層團轟炸機之大量出產。

最近傳聞有二種德國的實驗機出現，即亨

克爾。一七七型及容克斯廿八六型是。前者被稱為成層團轟炸機，後者被稱為中型轟炸機。廿八六型所接裝的氣密室，據稱是為當此轟炸機實際飛行于四〇〇〇呎高空的時候，在機內產生一種和飛行一〇〇〇呎高度時相似的氣壓狀態。對於米賽修米特型機也有一種新說法，

此型飛機據稱也能作高空飛行。聯合國與軸心國雙方努力生產更高的作戰上升限的飛機，乃是空戰之自然的發展。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實用上升限和作戰上升限，並不是一件事；氣候的條件乃是普通飛行轟炸時之高度的決定因素。晴朗的地中海上空空的作戰上升限，

比歐洲上空的作戰上升限要高得多，在夏天，成層團轟炸機也不必像冬天下降得那樣低。不久就要成為成層團轟炸的時代了，但是，這種轟炸是否能不降低到地上砲火及戰鬥機能防衛的高度，就能正確的摧毀了它的目標，却是疑問了。

## 由失敗了的國際人民陣綫

(上)

### 說到新民主主義

王常濤

(華北雜誌委員會提供，華北宣傳聯盟負文字責任)

#### 一、總論

人們反對着第三國際，然而第三國際究竟作了些什麼？什麼是應當反對的？這是件很大的問題。在近代，特別是英美帝國主義的國家中，勞資的糾紛，經濟的不平，不論是誰看起來都是不表同情的。所以從自私的資本主義，以及依資本主義而生存的民主主義的觀點去批判社會主義，則社會主義自有它產生的背景，同時作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三國際以及各國共產黨不無存在的理由。然而若由其陰謀，慘忍好殺以及東亞的特殊狀態去觀察，則其無存在之可能性，實不待言。

#### 二、第三國際

的一部分也就完了。他們所作的是一部分人的工作，他們所享受的是一部分人的幸福。除此，他們絲毫沒有特異處。世界第二次大戰結果的趨勢——得到比較經濟上，政治上和一切其他方面的平等為原則，第三國際的世界革命，想把所有個人均劃到以勞動階級為中心的範圍中，那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我們且看戰後各國如何的分途處置一切政治及經濟問題吧！

#### 人民陣綫的破產

在大戰前數年間長時間宣傳的人民陣綫，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了；只有法國的戰敗——雖然當時是一個大屈辱——在某種立場上說話是勝利了。因為這樣法國減少了戰爭的苦痛的原因，然而我們若依按滑人的心理去推測的話，個人人民陣綫是蘇聯，和德國作戰的也是蘇聯，可是人民陣綫在法起了較大的作用，所以法國才戰敗了。這樣失去了蘇聯一個戰友，當蘇聯大個人人民陣綫的時

候，正是德國西進，東進未決的時候，蘇聯為了自身的安全個人人民陣綫，想把英、美、法等聯合在一起對德作戰，誰知張伯倫舉起洋拳來要反對，於是蘇聯和德國來一個協定。德國既東進華沙，西出英法海峽，登英土不能上陸，於是蘇聯，德國又撕碎協定，轉眼之間德軍到了莫斯科的近郊。一切既沒有像斯大林推測的那樣——叫帝國主義相互戰吧！蘇聯好完成世界革命——所以人民陣綫成了庸人自擾。

# 友聲



## 夢和時的新檢討

H.G. Wells 著  
野 愚 譯

夢：明天的印象可入於今夜的夢的流裏  
時：現在可膨脹延長進入了過去和將來

一位老友丹尼先生(J.W.Dunne)新近給我寄來一本新書，那本書是他寫的，書名是「關於時間的一個實驗」。我發現該書是極其富於幻想而有意味的。牠把我的幻想很活躍地激動起來，並且我想在這本書裡所提示的一切奇怪事件，一定會把極端好作遐思的人們給激盪起來。但是我想人們對於這本書現在還沒有相當注意。

督促他寫這本書的動機，不過是一種很平常的經驗，就是一個奇特古怪的夢好像是預示着未來事件的那種事。我們許多人都會有過預兆的夢的經驗，但是因為夢境是模糊的，所以我們所夢見的一切也就不值得敘述了。前幾天倫敦的一位書商唐雷席爾路先生講了一個非常清楚的夢。他夢見他正在加里都安市場的書攤中間徘徊，突然發見並且買到一部陶馬斯哈代初版的「拼命治療方」，在今日那書的價值是一百鎊正。那夢的印象是如此真切，所以在次晨他起來便往市場去，因為天正下雨，用六個便士買了一把傘，其後，因為認識夢中所看見的書攤，就一直走到那裡，只用了一個先令便買到了那三卷書，結果得到純利九十九鎊，十八先令，六個便士。那是一個很罕見的簡單例子。普通帶着預言成分的夢是比較這個複雜得多。多年來在我的腦海中滯留的一個夢是比較更能作這種夢的代表。我夢見我在內瓦河上騎着一輛自行車，在被時河水正在結冰。自行車在水上滑行，越走越快，越來我越不能控制。這時在我的前面出現了一幅

雪車，一隻瘦馬拉着一位穿着白毛皮外套的女子趕着牠。我束手無策地向着雪車疾馳，結果和瘦馬撞在一起，於是緊緊抱着牠的頭，把牠拉倒，我也就醒了。因為緊緊抱着牠的頭，這情景永遠滯留在我的心頭。對於那馬的耳朵和長臉我有一個很真切的接觸的感覺。事實上在那時候我在學習騎車，並且在一兩天之後，在轉彎的時候，無意中遇到一輛四輪馬車型的牛乳車由對面馳來。我沒有躲避開這車的技巧，倉卒之間，我緊抱着那匹小馬的頭部。那時馬在停止的狀態中倒臥着，和我換着牠的頭部的觸感，恰恰和我夢到的那拉雪車的瘦馬情形一樣。但是因為我沒有像丹尼那樣好奇和強求真理的性格，所以對於這個顯明的經驗，我永遠也未曾澈底地究明。

丹尼好像對於這種經驗是不只一次的。例如他在奧蘭基自由邦從軍的時候，曾夢見馬丁尼克地方大火山爆發的情事。他看見那火山將要爆發，地上裂縫開了，熱氣正在噴出。他所看到的和實在發生的情況或許很不一樣。但他在夢中會盡最大的努力去警告那地方的住民，人數他記得很清楚。他醒來的時節還在狂喊着，「四千人將要被毀滅啊！」幾天後郵來一份新聞紙，大標題標明了這場災害，和大約傷亡了四萬，並不是四千的生命。那個夢便是把這標題的事實的預示。他那時忙把標題讀完，把數字仍然當作四千，他把新聞紙折在旁邊了。其後許久他才發現四千和四萬兩個數目，都時十分錯誤的。他的夢並不是

## 桂林文化界的現況

寄肖節譯

廣西桂林自事變後一躍而為西南惟一文化都市，以下一文係由日文「揚子江雜誌」八月號中山雄二君「桂林文化界的現狀」一文翻譯某華文雜誌者，內中頗多珍貴資料，茲再譯出，以供讀者參考。

### 一 出版界現況

最初一年香港南洋等地文化人相繼來桂林，於是自三十年春後一時沉寂的桂林復呈活動，恢復了她「文化城」的面目。

現在桂林出版界之多為過去數年所未見，以前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存在時出版刊物多是社會科學部中各種理論書籍，現在則一變而為文藝刊物流行時代「文藝雜誌」「文學譯報」「詩創作」「青年文藝」等刊物如雨後春筍的紛出不窮。在這些定期刊物以外，盛行的便是世界文學名著翻譯，例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戰爭與和平，高爾基的「我的童年」，「母親」等，都被青年嗜讀着，綜合雜誌則因為去年受當局之抑壓新發行的不見多，因此代之而生的是許多雜誌性質的單行本，此種單行本受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後，認為不抵觸當局命令即可發行。

桂林的「桂西路」被稱為桂林的文化街，每天午後五時起到九時至各書店中就充滿了公務員，學生，軍人，職業青年的等等各色人物，其盛況不下於事變前上海福州路，在此種書店中呈特異存在者即是「新華日報桂林營業處」，和重慶黨部的「中國文化服務社」，新華日報因為是共產黨機關報的原故，所以除了賣報紙以外，還

夢見這件真事，只是他讀那新聞紙時腦中印象的預期感覺而已，這個當然是很明顯的。

類此的事件發生了幾次之後，於是引起丹尼的注意。他決心他一醒來便要記下他一切的夢。他預備一本床頭記事簿。他訓練他自己在醒來的剎那，嚴防他的夢的逸去，並且因此得到很可觀的一種技術去設法回憶他的夢，當那些夢行將消失於無何之鄉的時節。與此並行的他作了一本畫冊日記以記那清醒時更真切印象。他勤勞了幾個旁人去研究這種注意夢的勾當。他已積聚了不少的紀錄。他把這一切引很有趣味的筆調都詳述在他那本新書裡。從這種觀察所得到的極驚人的結論，便是在夢的成因上，將來的腦中印象和過去的印象是幾乎一樣重要或十分一樣重要。明天發生的一切，像昨天發生的一切一樣，是同樣很可能地出現於夢之流裡，雖然是剪斷的和紛亂。

我們大多數人對於夢的成因是知道一些的。一種管響，或是一種內部外部的刺激把意識界由無意識界中喚起而走上覺醒之途。這時的腦不再遺忘，記憶力和注意力亦甦醒了，流浪意識的內容團聚起來，對於那被激發的感覺，遂給以假定合理的連絡。其後我們醒了，有時還能記憶夢中情景，或者那場整個活動完全消沈於遺忘與不知不覺中了。我們大多數人都曉得昨天印象對於夢的影響最甚，而較遠的昨日的印象則稍差些。並且我們所抑制的情慾，所抵抗的誘惑，也能湧出我們的控制而入於夢的生活中並且猖獗起來。但是我們大多數人所不曉得的，據丹尼說，則是明日印象的零碎片段，亦是有助於夢的構成的。這便是他的發現的要點。在大夢初覺時，很難把預兆的部分和舊的回憶及歪曲的逃避的抑制情慾分開清楚，而且預示的部分又好像是那不重要和不可捉摸。非等預兆是特殊的明顯，才能被人記憶，並且預兆演變成事實，才能被人認識和看破。丹尼主張說，你對於夢的觀察愈精密和有技巧

，則夢中之將來成分愈覺明顯。

在這所謂自然的夢的觀察以外，丹尼又加上一種精神狀態的觀察，就是我們故意把注意力集中起來，結果使意識界的水準比那記錄意識水準，幾乎一點亦不高了。在這時好像我們要把握意識界拋棄，但是在這一刻那，我們突然捉住了還沒有走脫的殘存的一些。就是在這種精神狀態中，丹尼亦發覺出將來的心理和過去的印象交錯在一起。

現在我想把這些事實和許多零碎的未曾經過丹尼考慮的事實放在一起，作一彼此溝通的理解。這件事或許是可能的。所以這篇文字以下的部分，我就不緊嚴地依照他的見地了，可以說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種隨筆的敘述。一部分是採取我的意見，一部分是我自己加上的一些材料。極有趣味之點即在我們可以認為我們的腦存在於過去和將來中，亦可以一樣認為腦向兩邊擴張而超過了我們所認為現在的範圍。我希望這不會使讀者認為這是一個過於瘋狂的設想吧？我們大多數人對於「現在」之意義是什麼，都很少加以思索。到底「現在」是怎樣講呢？牠有多少時間？在「現在」的背後展開了過去，在牠前方是將來，但是牠自己是無無限小的一刹那呢？在「已過的過去和未來的將來中間，我們只在無持續性的電光一閃間或連續的電光閃爍中存在着嗎？這在「現在」可以膨脹而突入於過去和將來兩方面呢？這對於大多數人一定是一個新穎而有趣的問題，同時對於某種種也是一個極端惹人煩惱的問題。他們是慣於說過去和將來好像現在實際接觸在一起，所以這種設想是令人驚疑莫測。可是他們把這問題細想一下，也就可以得到一個舒適的如意的似是結論，就是「現在」或許是永久可以度量的一段時間，並且在某種情形之下是十分可觀的一段時間。若說過去和將來的部分過入到現在是有些奇詭論調的意味，但是實際經驗則頗擁護這樣不合邏輯的見解。不合邏輯並不必須是錯誤的

販賣各種社會科學的書籍來吸引青年學生，但是於去年六月經桂林警備司令部搜查店內來，現在亦祇售賣報紙而已，中國文化服務社亦甚寂寞。

桂林的出版界由表面觀察似乎很興盛，其實內中也孕有許多困難，主要的就是內地交通不便，出版物銷路受限制而狹小，再者桂林文化事業雖發達，而內地機關程度又不統一，通過了「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的雜誌書籍，屢屢在江西湖南受禁止發賣的處分，其他如紙價騰漲都是給與出版物銷路的大障礙。

二十八年下半年以來內地出版物的書已經一變白紙也見不到了，現在桂林用紙大部分是湖南實慶產的黃色土紙，此種用紙是手工業製品，非但異常粗糙且厚薄不均，閱讀時非常容易損壞，所以少微氣派一點的「文化雜誌」等就用湖南和陝西產的土紙，其實這種紙不過是稍微光滑一點罷了。別看紙張粗糙，這種土紙出版物的價錢却很貴，不滿二十頁就要三四元。十萬字左右的書籍就在十元以上，因而為減輕讀者負擔，桂林書店都有借書部，兼營借書的買賣。

### 二 文化供應社

在推進桂林文化運動上占着主要地位的是「文化供應社」，當民二十七八年桂林漸漸成為內地文化中心被人注目的時候，廣西省當局設立了一個半官性質的文化機關，這就是文化供應社的緣起，二十九年全部調整後，即由胡愈之負責擔當工作。文化供應社發起人大部分是廣西省的當局者並有「建設研究會」會員加入，所謂「建設研究會」者不過為李宗仁白崇禧的「智囊團」，其中有些實學者李四光，前廣西大學校長白鵬飛等，他們的事業是研究探討建設廣西地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的一般問題，供給廣西省當局作參考，

人類或許對於過去和將來早就想錯了。  
 其次我要提出當我們對於任何事注意和被一件現前事實刺激的時候，「現在」就把自己集結起來。而我們愈受到刺激愈注意，「現在」就愈把自己集結向中心點集中起來。當我們益發地活躍和清醒，「現在」在注意力之下，是亦益發地更銳利和更狹窄。所以人們在危機之中，正如我們所說，我們只為俄頃間而生存。及至我們返回不注，愈覺愈寬廣了。在催眠狀態中，在夢境中，而尤其更甚是在無夢的睡眠中，「現在」可以向着意識界的極度並且在其下伸展放寬，以至或許擴夢到了極大部分而甚至擴張到我們的全精神生活。所以在睡眠中，和死人的腦中，無事是過去的或將來的。及至我們奮起，我們提防，我們醒來對於事情注意，則那空淡的「現在」向那行為的區間凝聚。及至山注意力而躍入行為中，則其所從出之背後之模糊的及擴散的精神狀態中的一切印象，就很迅速地變模糊而消失了。

夢境的和不注意心情「現在」，可以無限地伸張到過去。將來兩方面。這種奇妙的觀念和丹尼所說的一切夢的和彷彿夢境的現象是相合的。但用任何旁的假設去解釋這些，那就很難了。這是和唐雷席爾路極顯明的故事及其他類似的。這來的故事是適合一致的。並且新近吉爾伯特莫瑞教授（英國牛津大學教授，譯者註）宣布了關於他認為精神感應的條件無條的事件，所謂無條件是專對那被懷疑派的人們說的。這件事所得任何人對於他所說的話加以懷疑就如對亞立斯奉提（雅典政治家及將軍，譯者註）所說的一般。可是他向來就是率然提出證據亦無人敢於懷疑的。他的實驗報告沒有在我的手頭，但是那些實驗的確是令人難解和迷惑。他的實驗大概是這樣進行。他常常和各種朋友讀誦或講述或同意於某種奇異的景象或事件，其後他的女兒就走入那屋，對於所呈現的飄浮印象加以注意，而他却和

他的朋友們則舉中他們的心屬於那已被採擇的目標上。按照這個實驗的原理，集中心腦，是不必須的，可是我想他們彼時就是那樣作的。緊接着她就把手到她的腦中的一切描寫出來。她的許多描寫却是那樣驚人地神奇。其後他們也給多明那事實在那選擇的題目，並且當他們給她說明這件事的時候無疑地能逼真地看見那一切。她於是亦就說說地聽得她已真確地了解了那件事。由這種實驗我們可以看出：在沒有別人給她講述之前，和因為他們立刻把這件事講述給她之後，她能把這件事看得清清楚楚，這一切和丹尼讀新聞紙標題在他的幻想中引出幻景之前，先看見馬丁尼克火山爆發的情形是一樣的。假若莫瑞教授設法叫他的女兒去看一種到後來不能顯示給她的一種景象，這却便是一個極端有趣的問題了。假使他不能這樣作，那麼這就證實了這種假想：這所發生的一切只是一種深強印象的先期預示。這樣說來，則這個又恰與丹尼所謂預示夢的情形，若合符節了。

精神的「現在」伸長牠自己進入過去和將來，當注意力平淡下去，從覺醒之說別形而入於昏頓狀態的時候。這種觀念，可以把許多更驚人的及直至現在所謂催眠狀態的變態現象，和現在我們所解釋的事實的大體，可以歸納在一起相提並論。那種用有效的媒介物去說出入的一生所不知道旁人的名字及重要事件，而那些人名和事件，只是本人自己知道的，這種技術當然不再是孤立的現象了。這些事體和每日的真實事體，不會再有一點衝突，只許我們背去掉這種非人的見解，就是那普通經驗所說的那實際的，非神祕的，實在的「現在」是一數學的剝那，一個軌跡，一個無限小的抽象。而去接收了我在這裡所提出的看法，就是現在是有延長性的，並且在過去和將來兩方面的延長，是隨着我們注意力的減弱，和我們與外面真實的尖銳接觸的離去而加增的。

因此建設研究會不能深入文化領域，文化事業遂由「文化供應社」代為擔當，該社約有資金三十萬元左右，社員四十餘人，占了桂林文化界的王座，要到了最初兩三年內其他出版書籍的小書店群。

文化供應社由於地方行政機關的協助，出版各種中小學生的課外讀物，通俗讀物，圖畫，掛圖大量的在省內頒布，就是從來文化的點滴也尋不出來的偏僻鄉鎮，現在也為文化供應社的出版物充滿了。

三 話劇運動及其他

桂林文化運動佔重要一環的話劇運動，現在亦活潑生動，以歐陽予倩主持的「廣西省立藝術館」和田漢演白首佔着重要地位的「新中國劇社」為中心。「廣西省立藝術館」是二十九年成立的，由於歐陽予倩熱心指導近三年中成績極佳，這個劇團除在廣西省內各縣巡迴表演外，時時在桂林公演，去年一年間演出的「忠臣李秀成」，「天國春秋」兩個劇本，頗得桂林各界不少好評。

「忠臣李秀成」是五幕的歷史劇，是歐陽予倩自己寫的本，並且自己演出，腳本的內容是將太平天國亡國時統治階級的腐敗墮落和一般負責官吏的濫用職權的惡德在場面上尖銳描寫出來，而配以忠臣李秀成傾一代熱血與之對抗，因為適合環境，加含著感情相當激烈，給予別人莫大的衝動。

「新中國劇社」純粹是民間職業劇團，構成這個劇團的人是：「戰地演劇隊」的男女隊員，他們因為政治上原因，或者結婚生子後等等的原由先後離去，這個為患間戰線而結成的戰地演劇隊，正在將將崩潰的時候，新中國劇社就乘這個時候搜羅了他們的演員而構成。

去年三月間「大雷雨」公演後，洪深，田漢，夏初，三人公演合作的「再見吧，香港！」却

# 依雲樓天

第十八談

## 洗耳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問題自古以來，不知有若許人談過多少次了。衆議紛紜，其說不一，始終缺乏十分圓滿的答案。既然沒有像那「一加一是一」的定理和「世人必死」的鐵律，我們個人對於人生的意義和目的，不妨也就各抒己見。我們認為人生的意義或目的，乃追求生命的樂趣，享受人生，鑒賞人生耳。

最冠冕堂皇的說法，是為人要成功，立業，愛國，救世界，給繼續存在的「全人類的大生命」謀幸福。然而請問，功成業立之後，我們還要作什麼？國家也被我們愛強了，把敵人都打退了，天下人也被我們救活了，五洋六洲業經共慶昇平了。到那時，我們教全國全天下的人再去做什麼呢？或云再求科學無限止的進步；從前由北京走到上海，需要一月的時間，後來發明火車，只需兩天，如今又有飛機，只需五小時，將來如能再有雷機，也許只用數秒，那麼京滬之間的旅行時間，要節省許多了。但是在節省出來的那許多時間裏，我們要幹什麼？總而言之，人類的文化如能達到絕頂之後，那時全體人類還不是要好好地生活麼？

所以，在一個短的時間內，為大多數人的幸福，教少數人，暫時地，把幸福犧牲了，固然可以。若是把人生的意義和目的埋沒了，教大多數人為幾個人久久地犧牲下去，可真是說不過去。我們從前談過，無論什麼宗教，學說，主義，或政策，其最後目的，都是要使大多數人能够安居樂業，享受人生的幸福；否則那個宗教，學說，主義，或政策，就是不要不得的。單拿個人來說，在他的短數十年的壽命裏

雖然有時必須去為難受苦，犧牲犧牲，但是只要有機會，他仍忘不了去追求他生命的真與美。在米珠薪桂，兵荒馬亂的時候，我們看見饑餓和雷影裏的人，仍是滿坑滿谷，我們看見饑餓過半矣，與其說及時行樂的事是人的罪惡，勿寧說那是人類的天性和權利。

所以，見草兒在庭院中譁笑嬉戲，於是我們就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和目的；見兩個青年的男女，久別之後，互相擁抱而吻，於是我們就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和目的；見壯夫食物，酒友對酌，老太太打牌，以及文學家的伏案寫作，音樂家的鼓弄鋼琴，於是我們就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和目的。說來，人生的意義和目的，是很容易找見的，實在用不着哲學家的許多雄辯。

人生意義既如此明白而淺顯，我們生活的範圍，便易於固定了。我從前看過林語堂的志願，大約諸友也都讀過。但是個人的環境，既各不同，彼此的志願自然也有出入。

我願在北京（保定，濟南，蘇，杭均可，天津，上海，廣州則不必。）東城或北城（西城亦可，南城絕對不成。）有一所適居的房宅，分內兩院。院中有多天的古木，一松一槐。此外要幾棵半高的垂條柳，芙蓉樹，和丁香花；但是必須要有兩三株大葉楊，因為我在入睡之前，愛聽楊葉的淅瀝之聲。我的房宅如能位於清流的河邊，則更有時令我稍微美一點的。我要幾個活潑頑皮，如生龍活虎的兒女，即使有時使我頗為煩惱，也不要緊。我要一間單獨的書齋，三面齊牆的書架內放滿了精選合味的書籍。我在寫作或

遭到意外的風波，這個脚本亦公演以前經圖書雜誌審查處通過，試演時又招待黨，政，文化各界，一切的檢閱手續完了後，就在上演第一天演出一半時，突然遭到桂林警備司令部頒發禁演令，此種舉措事後經過桂林文化界對當局非難，但據消息靈通者稱：這是重慶預定的一種嚴厲從香港歸來文化人的手段，脚本內容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演劇界活動以外，桂林音樂界過去一年間亦開幾次演奏會，馬思聰小提琴演奏會盛況亦不劣於新中國劇社的「大雷雨」，並且雲南及其他戰地演劇隊也時來桂林公演，概而言之此地話劇運動是很興盛的。

### 文人消息

最後提到的是桂林文化人的消息，自前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向英美宣戰後消息傳至桂林，桂林方面的人，對於香港文化人的消息不少抱著不安的心情，當時桂林傳佈此項消息時田漢立即跑到「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那兒去，進言不管從來香港文化人態度如何，此時應「舊惡不答」，同時向重慶建議他們逃難歸來時，應予種種方便。

然而李濟深出席重要會議未能會面，田漢就放下建書回來，到午後四時再跑來立刻見着了李，李並無作難即答以「只要他們回來無事，其他恐不成問題。」田漢這才放心跑到電報局中去發報，又出了無法投遞的波折，幾經交涉才發給夏衍一封「一切無問題，速謀歸來」的電報。電報雖發，香港方面毫無回音，同時四圍八方傳來文化人遭難的消息或傳行跡不明，或言已死道中，這些都成為桂林文化界一時的中心話題，一直到今年二月夏衍，范長江，葉潔潔，茅盾，胡風先後歸來。此後由香港歸來的文人多半不留在桂林，不過是在這裏暫時駐足，考慮將來的去處，結果夏衍去重慶，范長江等不知去處，現在駐在桂林的祇有茅盾，胡風，金仲華，張友漁，千家駒，羊

## 友壽

(9)

讀書時，要在遠處聽得見妻兒們談笑的聲息。我要幾個知識相當，脾氣不必一樣，不時來往，可以談天的朋友，每星期我需聽兩三次正把把的古典音樂。如有合宜的舞伴，相當的爵士樂班，跳舞也甚愜意，我吸菸斗或中等雪茄，有時想喝酒，八圓二四元的麻將，也並不十分反對。託我謀事的朋友，我必推荐，但是借書不送還。或借錢的朋友們，頂好不來。在一年裏，我需一兩次短期的山水旅行，我需三五個鄉村朋友。

## 忍痛與忍癢

精神上的「癢」最是難忍。

夜晚在燈下寫稿，被蚊子咬了，不免用手搔，越搔越癢，要想不搔，竟不可能。於是我想起了一句俗話：「忍痛易；忍癢難！」

初看起來，這句俗話，好像有些故意把難易倒置；其實細想一番，便覺得十分中肯。譬如：重重的打你三拳，不許發聲，很容易；要是搔你癢處，不准你顯露一絲笑容，却很難！再譬如：身體上生了瘡，雖然癢，却可以忍住了；皮膚上長了癬，不說你搔，便覺得心癢難熬，孰難孰易？不辯自明！

談到忍痛，却想起一擊古人，大概誰都知道關雲長括骨療毒的故事！割破了臂肉，血流傾盆，還不算；却又在臂骨上刮得毒骨露，而腳公却能舉杯暢飲，談笑自若。這種忍痛的精神，可算是「亘古一人」！現代的人却幸福得多了，由於科學昌明，開刀忍痛的事情，已經沒有了。「局部麻醉」，「鐵夾血管」，種種手術和方法，都已用得非巧妙精熟；因此就是開腔破肚，也不會流過量的血，更談不到任何痛苦。大概因此之故，人們忍痛的勇氣與精神，便漸漸消失了！（確否待考）受了芝麻大的痛苦，就要指在嘴上！

官請別人去作，財請別人去發，我這不行的。一生，只要能把我的這一撮土，添在人類的萬里長岸上，我便甘心瞑目了。我雖不能像先知先覺似地使萬象因我得福，却也絕不致像大英雄似地教許多人為我受苦。

我想我沒有把人生的意義看得太錯，也沒有把我自己的一生太糟踐了，不知蒙誰友以為如何？

## 針是

苦難的來臨，毫無間歇的精神與之頑強的抗衡，而只是東躲西藏，「受不了」！「受不了」！的喊得發天價響！

上面這段話，很有些諷刺。我的意思，自然不是希望開刀不用麻藥，學醫公的模樣，在血淋淋的場面下閉口暢飲。我覺得既然生在這種時代，就不必故意「閉倒車」。其實，說到肉體上的「痛」與「癢」，還不是小事一段！被蚊子咬了，就搔兩下，也無傷大雅；動手術時，用麻藥劑，又有何妨？我覺得到是人們精神上感受的痛苦，是不是要用一麻藥劑，似乎確有一番注意的價值！

古人能夠不動藥色的忍受着肉體上的創痛，現代的人呢，却更勝於古人；不但肉體上痛苦，能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消除，而精神上的痛苦，也能不動色的忍受過去了！說句老實話，生在現代的人們，無論是誰，大概總會感受到一部份切身的痛；這種痛苦，一半是環境的賜予，一半是由於不健全的心理所產生；可是能够正視現實，設法解決痛苦的人，百中難以選一，大多數都是自己給自己開上一付「麻藥劑」，如此，便不問是

羊癩，吸鐵生，毒空了，胡仲等五人。

茅盾來桂林即以香港時為背景發行「劫後拾遺」的小冊子，金仲章則在「廣西日報」文化雜誌」等刊發表「解開世界戰局的論文，辛蕪，張友漁，薩空了則執筆編輯「國際問題週刊」的濃書；最近消息傳來，辛蕪赴衡陽主持大團報，張鐵生去曲江任職於第七號編審委員會。

田漢是桂林最活躍的一人，他是重慶軍委會政治部所屬地演劇隊的保姆，去年秋天儘以自身為主人公策策五幕悲劇「秋聲賦」，披瀝內心的苦悶，全劇慷慨悲壯，四月山「新中國劇社」上演，給予桂林人很大衝動。

過去桂林常開各種學術講演及時事座談會，文化界的社會活動很旺盛，近年已漸見稀少，只有去年八月英印關係破裂後「中蘇文化協會桂林分會主辦的「英印問題座談會」，招集多數文化人討論頗極一時之盛。

這就是桂林文化界的現狀。

「大痛」是「小痛」，都在舒舒服服，不知不覺之中避過去了！

現代的人們，雖然對於精神上「痛」的威脅，能忍了過去；可是對於精神上「癢」的誘惑，却無法抵抗了！讀者們看到此處，一定說我是寫得愈毒，滿紙胡語，這時看者我寫稿的澄弟也說：「你最好到院子裏透透空氣，簡直越寫越不說話！」我笑着問他：「我試試你的想像力。你猜精神上的「癢」，是何所指？」澄弟慮思片刻，却告訴我一個簡短的故事：

「從前有個退伍的軍人，足部曾被流彈擊傷，後來潰爛，經醫生割治痊癒。此後，每逢夏夜在庭院乘涼時，臂覺蚊子咬著大腳姆指，奇癢難忍；但是用手去搔，却又空穿如也！這豈不是精神上的「癢」？」

這只能算是一個奇談，照這層解釋，我想讀者決不會滿意的；因為誰都知道那種現象可以說

是「神經」上的「癱」，而不是「精神」上的「癱」。所謂精神上的「癱」，若分門別類，却能夠寫上一大堆；但若挑選最有魄力，而引得人們「精神大振」的，「心癱難振」的寫，第一個是「財」；第二個是「色」。據說這兩種「癱」，不發作則已，若發作起來，猶如脚指縫裏的毒氣，非痛痛快快搔抓一陣不可；決不能平平安安的忍受過去。因此，這年頭，便不能不「人慾橫流」，滿世界不是一些「色情狂」，便是成于成萬的「投機家」，弄得烏烟瘴氣，民不聊生！連作官的

### 化不幸為幸的努力

胡東

一位久不通消息的老友忽然寄給我一封信，——這使我非常興奮；但是看完了他寄來的那短短的話語以後，却不禁更感愁苦了。

從他那短短的一封信裡，我已看出了故人滿胸却是無盡的悲哀！——他正同我一般的，是在這大動盪的時代裡，沉淪於一個不死的冷硬的角落了。想來他的心情的顛倒，環境的惡劣，加上身體困於疾病，正同我一個模樣，而他幾年來困處在一個偏僻的小城裡比起在大都市的我來，實在許更深一層的鬱悶在一面窗窻裏又在映映變着擾亂人的鼓裡面吧！

但是在萬分的苦悶裡，我總企圖鼓舞着希望來操作自己，自己雖然至今還不能打發起自己充分的勇氣，但一般的信心總還未失，從這一點說，老友像還不如我，——他信中簡短的剖訴我看出，不僅是悲哀而簡直是消極的思想。

這使我愁苦着，但我覺得應當給他一些鼓勵。老友信裡說：我們的遭際是太不幸了，的確我們是不幸的；但是我們必需設定這環境的不幸正是我們的幸運，因為只有這不幸的遭際，才能

也有些是趁火打劫，讓沒上任，就先預備下大靶子，到時候好足撻一氣！

語云：「忍痛易；忍癢難！」想不到却成了一條鐵律！

其實忍痛也罷，忍癢也罷，我們只要有勇氣，有毅力，却絲毫不難。能忍痛，還並不算光榮；我們應當忍得海底。鬪雲長的「刮骨療毒」，的確是個好榜樣。要知道：在能忍受一次極大的痛苦，也就要永遠「零七八碎」的忍受苦難；暫時的「麻醉劑」，那只是「糊弄事兒」而已！

使我們成爲不幸，進而才能自己把這不幸認爲是幸運，只有這不幸的遭際，才能我們鍛練一種同命運或環境鬥爭的機會，只有這不幸的遭際，才能使我們一個個偉大的時代裡，把個人的不幸變成爲人生的或歷史的幸福。

但是真正的不幸乃是青年自認這不幸的遭際是自己命定的，不幸而悲觀着的意識。（因爲如此他就消極起來了。）

記得六七年出版過一冊王世幹的「自我創造」，是講青年修養的文字，他開頭就說「我們不幸，生於二十世紀，更不幸，生於現代的中國」，（現在更可加說：「更更不幸，生於這大戰亂」）但是他講完社會的黑暗，生活的悲苦以後，接着轉口道：「你不要害怕，你不用消極，這正是我們的時代，我們正需要這個時代，來鍛鍊我們的意志，試驗我們奮鬥的精神。要知道洗滌社會的污濁，是要用我們的力量去掙扎，未來的事業，是要我們去創造的……」

爲讀書寫序的黃炎培先生也說：「……吾常以爲二十世紀，至少比過去，任何世紀爲較有作爲，尤其是做中國人，比做任何國人較有作爲

……感覺生在中國的不幸，就爲是他自己熱誠和勇氣不夠的緣故……」。

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們不幸，生於二十世紀，更不幸，生於現代的中國」。而也正可以說：「我們幸而生於二十世紀，更幸而生於現代的中國」。並且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幸而遇到這空前的大戰爭大變亂。

因爲在這個大時代裡，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經驗，我們的作爲，……雖然繁雜難推；但却要算極不空虛的了，極非平淡的了！我們在這極不幸但即偉大的時代裡，正可以有偉大的事業去工作去建功，而要担負起大時代的偉大使命，個人也就必需把自己加以充實有爲的訓練！——經過了時代變治的人格也就可成爲不凡的了，這是多麼難得的機會呢！

所以中國青年實在應當自己慶幸自己的境遇的。

問題只在己有沒有充分的勇氣和堅決的信心，有勇氣與信心，則對於當前的環境的不幸，正將作成自己的幸事。

總之，對於時代遭際的認爲幸或不幸，完全要看自己主觀的抱負與努力如何，感覺自己不幸的青年完全由於自己的愚妄罪過吧！親愛的老友同我自己都是應當時時自負自勵的！——把不幸化爲幸。乃最幸的事，在這種努力中自己將鍛練得堅實起來，願以此勉老友，亦作自勉。

### 吾友合訂本

已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號

（第一及第八號售罄）

本社發行部代售



此中人語

閒話「健談」

此中人

記得從前有人作過一篇「口腹論」，他說：上帝造人，難為他思慮得如此周全，……四肢五官，應有盡有，可惜他究竟還是失了一着，……多造下了許多罪惡，惹下了多少是非！

在如今這米珠薪桂的年月，真有些令人覺得生着一個空空洞洞的「肚子」是一個累贅；假若人人都能餐風飲露，恐怕早就「天下太平」了！其實若詳為分析起來，「肚子」的本領，實不及「嘴」的萬分之一！

「嘴」其實「咕嚕」，「咕嚕」的叫喊一陣而已！況且古時深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婦女，已很能夠和「肚子」抵抗一陣；還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不是變變餓死首陽山前？「肚子」若遇上這種主人，恐怕連「咕嚕」的勁頭兒也要沒有了！談到「嘴」，可就不這麼好對付了，恐怕連兩頓沒吃飯的孩子，他會抱着爸爸的腿喊「餓」，大街小巷，也常聽見哀號似的乞討聲，甚至於花言巧語，逢迎上司，吹牛拍馬，不要面孔，鬼話連篇，言不由衷，……雖然沒把「嘴」掛在嘴上，可是那一個不是替「肚子」說話？

由此可知，「嘴」的本領，確實比「肚子」多着「一着」：「說話」。

「言為心聲」，本來說話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按原則上說，確實應當「有一句話說一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是，誰都知道在如今這社會上，要是「心直口快」，「胸無城府」，恐怕要處處行不通；因此最簡單的「說話」一事，便弄得五花八門，種種不一；諸如：諷刺，嘲笑，讚揚，責罵，以及至於吹牛拍馬，指桑罵槐，……莫不山人們這片嘴皮裏發生出來。況且，還要按照環境的需要，隨時隨地，聰明巧妙的廣為

應用，才能收效無窮；因此便有「說話的藝術」，應時產生。不過，這種「藝術」，雖然萬分需要，但是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恕不代為介紹。

以上都是文不對題的「閒話」那麼「閒話」；依據「書歸正傳」：「說話」，已如上述，有許多麻煩和困難；那麼要想從這種困難中，而成為「口若懸河」，「談鋒雄健」的，確需要許多修養和磨練。不過，下面所述，只是一些極平凡的事實，其中決沒有什麼「藝術」，什麼「密訣」；那麼讀完本文，你依然是「沉默寡言」，「不善詞令」，那是理所當然；所以請先別抱多大希望。

提起「健談」來，和我沒有多大緣分。自然，第一：因為自己是天生來的「拙嘴笨腮」，再加上沉默寡言的個性，便很有被人認為是啞叭的可能；第二：有時却也不免自己想說的，要說的，都不敢說，而可說的，能說的，却又不願說；第三：是因為腦子裏空空洞洞，經驗少，知識淺，惟恐言不對題，遺笑大方。仔細思量起來，第一，第二，兩條，對於「健談」，雖不無影響；但第三條，的確是一個有力的致命傷！

這種思想是近幾年來才發現的，以前我是個「緊閉眼慢張口」的信徒；同時又正當血氣方剛，少年氣盛的時候，因此「甜言蜜語」，自然會有，「直言快語」也被自己好思多慮的個性給封鎖住了，漸漸連「今天天氣，哈哈，哈哈」都懶得說；於是時常弄得「聃口結舌」，一語不發。每逢各種聚會，看看別人談得興高采烈，說得天花亂墜，有時也不免自己問自己：「難道我的喉嚨不會發音？」「難道我的嘴裏沒長着舌頭？」

從此，我才漸漸練習着「談話」；但是成語却填滿了！不是人家說的我搭不上腔，就是我不了解，自然是只顧自己說自己的話，雖然頗覺痛快淋漓，與高來烈，但是人家却並不愛聽。經過幾次失敗，把我的興趣打消了；於是又回了舊轍，乾脆，還是「一語不發」！

一天，我有一件小事，去拜訪父親的朋友；不料，這次拜訪，却使我得到了一個教訓；使我對於「談話」一事，發生了自覺。

一見面，他便用一副和可親的面孔和溫和的聲調來接待我，繼而從「天氣」與「問候」之中，開始了談話。等到談到我的職業的時候他對我提出的問題雖多，却並不嚴肅，使我在愉快的心情下，不得不詳為解答；同時他卻在我的回答中，夾叙夾議，言詞是句句中肯，調是飽含感情；同時對於我職業上的事情，却知道的比我還詳盡，這談話使我感到萬分親切有味；因此一小時的光陰，就在這愉快的氣氛中，不知不覺的溜過去了。

這次的印象在我腦中許久不能消滅；因此使我感覺到「談話」確實需要一番修養和磨練。你越不願意說話，則永遠失去了說話的機會！我漸漸

改變了以往的心情，從一些普通的寒暄，慢慢的開始，以往那副冷冰冰的面孔，也趕快的收起，而極力採用那溫和的聲調，和寬容的面容；同時力求自然，而不露刻劃的痕迹。與人交談之間，也極力避免四顧無人的暢談自己如何如何，而注意引起對方的興趣。譬如見了與我職業相同的人，便引着他發揮事業上的感想，遇着商人，便與他談談市場的情形，生意的情況；遇見農人，自然不要離開田地裏的情形，聽時和他請教一些鄉村的常識；……總之：遇見那一種人，便和他談那一種問題，才能使對方感到親切有味。按照這個理想實行以來成績比以前是強多了；不過這使我感到痛苦的是，有許多問題，談起來，情形都很隔膜；同時對人提出的問題，不是太少，便是不着邊際，在對方的談話中夾敘夾議，有所貢獻，則更談不到了！因此，我才感覺到「談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要以專門學問，普通知識，與生活經驗作根據的。

以上我坦白的把我自己的劣點，在諸位兄弟姊妹面前剖示，一方面藉此自策自勵；一方面也是希望兄弟姊妹們不要太輕視了「談話」的功用，而把言語不加思索的就說；同時也不要太「談話」看得太嚴肅了，而「閉口結舌」的沉默寡言。我們要知道：上天給我們一張「嘴」，並不是只為吃飯；更不是為了花言巧語，吹牛拍馬！我們雖然不一定非練成「三寸不爛之舌」，說得「天花亂墜」；但是相當的口才，我們是必須磨練出來的。

### 職業女性的前途

唯竹

我一向認為女性在社會活動也未可云非，因為若埋沒女性的天才，也就是損失了國家一部分原動力。不過自從職業女性在社會上活動以來，不知受到多少褒貶！這樣幾乎迷惑了我的原有成議；恰巧遇見

一位朋友，她談了些經驗之談與備貼人做的話，又使我有了判斷這個問題的勇氣！她的談話是這樣：我脫離了學校走入社會後，常懷着一顆恐懼與怨恨的心，我怕那

唇白臉的女職員，時時使我戀慕過去的學生生活！有一天，忽然一過四十年下的男同事問我：『這件藍布大褂該換換嗎？……我紅着臉莫明其妙的沒有回答出來。日子長了他們耳濡目染習慣了也不會嫌我這藍布大褂囉！我敢大膽說：社會並不黑暗，女職員更不是機關中的點綴品，「花瓶」不過是也。』但是究竟為甚麼職業女性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為甚麼有不少人主張「返回家庭去」？這不能不歸罪於表面提倡解放女性而實際毀壞女性的惡魔，不能不說是空喊「提高女權」、「男女平等」而不出榜樣給人看的一些壞蛋造成的結果，尤其一些狂呼「女性社會」的暴徒藉此以得接近女性玩弄女性，簡直是社會的盜賊人羣中的敗類，更是我們女性的仇敵！返過來再看看自己：所謂知識階級的新女性，大部是腳指塗着紅膏，臉上塗着「健康油」的「志願的」男子玩物，她們的「上班」也就是與男同事開個玩笑訂個約會唱兩句「妹妹我愛你」的時代的流行歌曲，她們這樣的舒適閒在的職業生活過慣了，焉能去掃地，做飯；度那「老媽子式」的家庭生活？她們忘却了家庭，忽視了工作，不願自己的責任，一味地引誘着有為的青年，的確，也有些人氣憤得提倡「返回家庭去」也是有點理由的；不過我的態度是這樣：社會的工作當然有女性參與的必要，可是家庭零碎瑣事也是女性分內應該管的呀？……

聽了這位朋友的談話，我不敢稱贊她是位標準的時代女性，但至少她的見解是合理的觀察得是正確的；整理了一下我腦中的零亂無頭的結論：由於環境的轉移與時代的演進，各方面都需要女性去發展她們的力量了！所以判斷了「女子應走向社會」！可是也不應該把一些家庭瑣事置之不顧，更不該視提瓶買油提籃掃地做飯為可恥的事！走到社會裡以後，主要的是看準自己的責任與前途，國家對你的期待與希望，尤其要避免行為放蕩，該保持莊正的態度，嚴肅的談吐，儼然的服裝；……那些隨着眼監視着你的裁判官說：「女性是值不得崇拜的！」……那些失戀的「流氓式」的男同事們說：「女性真偉大！」……這樣你們的地位在社會上才能鞏固得如柱石呢！

雖然，與但是，勇言  
雖然有錢，但是無學問。  
雖然有學問，但是無能力。  
雖然公事公辦，但是有公就有私。  
雖然發財，但是挨罵；雖然挨罵，但是高興；但是心內怨恨。  
雖然笑，但是真苦。雖然哭，但是真快活。  
雖然明白，但是也是愛財；雖然明白，但是也是愛財；雖然不古，但是也不古。  
雖然世道炎涼，但是是永久交涼。雖然看得懂，但是意義不明。雖然看得懂，但是意義不明。



西服應當穿嗎？

古今

「女子到那裏去？」的問題在論壇放論過不短的日子，雖然得不到一種單純的絕對的結論，但那個問題的意義，我們已經正確的剖析明白了，所以就把它結束了。

另外我們再提出什麼新的論題來繼續研討呢？

以前有些位曾提出不少問題，有的宣布過，有的未宣布過，但是那個問題適於在我們這論壇的版面討論，其實在不多，——因為提出的問題或者本身無大意味；或者無法作正反明白的立場；或者問題太深遠，不是我們這種半通俗的刊物所適宜討論的；或者因為環境的關係不能允許我們自由的發表意見，總之提出新問題的確很困難的。最合適的問題，必須是問題本身既有價值，是關係着我們日常生活，而又感是比較原則的，一方面不太政治味，一方面也不低級化的，並且問題應當確乎是成爲問題的問題。因此，華北的意思覺得以提出些小的實際的問題作討論最好，

不必穿西服

惑志

爲了做事方便起見，穿短服是需要的，長袖寬袖，的確在操作上有其不能諱言的缺點。所以，工作服，軍服，制服，都是短裝。我國從民國以來，就提倡短服，就是爲了這些。同時，也可以表現出雄赳赳地朝氣來，實在是有益而無一害的。

談到短裝，中式的小褂，或制服都是短裝。當然西服也是從提倡短裝而引起的問題。在目前的社會上，一身西服，總得數百元以上，甚至於千元以上，比起中式短服或制服來，相差總在十倍以上，爲了經濟起見，皮毛之相的西服，在中下階級的人們，實在沒有枉費這一筆

巨款的必要！

同時，爲了穿西服，少不了一頂很講究的帽子，一雙百元左右的皮鞋，還需要漂亮的領帶或領結，西服襯衣，紐扣……一類的耐用品，又不能常洗，穿上一身寶貴的西服，簡直成了衣服的奴隸，一切動作，反到受了衣服的限制，這又是何苦來呢？反不如穿一身既輕便，又自由，又經濟的中式短服或制服了。除了容易洗滌，動作時又不必顧慮着衣服的受委屈，實在是最痛快不過的事！

所以，我主張不必穿西服，尤其是在物價昂貴的現代，把有用的錢節省下來，化在更有用的地方去。

討論既便進行，發表意見的人也容易抓住中心意念，而且寫來的文字也比較簡合於論壇狹窄的篇幅。

再次想起去年本欄提出過的一個小問題「西服應當穿嗎？」這題目還值得談談，而且當時已接到過幾篇稿子。

中國人穿西服這件事，在今天已太平常了；但是倘若仔細思維一番，也還是非常有意味的，中國人穿西服自然有其歷史的演變，而且還好像小節的事情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社會的，習俗的，人們思想的……等等意義，——由此也可體會出一些社會人生的真理。

西服到底應當穿嗎？

我們第一可以由衣服與身體的關係來看。

第二，又要由習俗儀禮等來看，其而應探究西服對於人們精神思想影響是怎樣的。

第三，從經濟的關係來論斷。

讀者諸君，如果覺得這問題有意味請快提出意見，參加討論。這裡再申說一下論壇的規則：

(1) 提出意見請針對題目免除龐雜的論論。

(2) 主張最應「是非」分明——自然簡潔的絕對的「是」或「非」沒有；但俗說在怎樣的條件下是「是」，而且怎樣的條件下是「非」，這却是無可非議的和必須堅持的。

(3) 來稿最好在五百字以內，文字要盡量簡明不作冗長的描述。

不合衛生的西服

光宇

現在物價高的要命，作一套西服至少非三二百元不可，若再便宜點，穿着就不大「順眼」了，再則穿西服，襯衫不可少，皮鞋不可缺，領帶更得要有，通共下來這一筆銷費就不可觀的了，再加上褲子，洗也非得交洗染店不可，這點花費也不算少，比中服便宜不便宜？我想誰也知道。

在中國的氣候冬日冷夏天熱，穿西服全不合適，春秋兩季除去冷熱之外可以穿西服的日子也不多，冬天雖然裏面套着毛衣，外面披着大衣，冷不冷？比穿棉袍怎樣？穿西服的先生們，自然知道。

夏天只穿一個小褂便「汗流浹背」了，若穿

確實的生活記錄

博 奮



「爸爸，娘說麵又吃完了，怎麼辦？」

我每回聽見這樣的話從一個四歲的孩子嘴裡說出來，心裡就不禁湧起一種感傷而焦躁的情緒。憶起二十年前，我還在七八歲的時候，每天晚飯以後，坐在靠牆的一張八仙桌的旁面，溫習學校所留的功課，在那時候，父親必然坐在對面，戴著花鏡，俯俯著腰，寫那本「日用賬」，至於那本日用賬裡所記的究竟是什麼，我却一直沒有注意過，實說來，父親對於那樣的事情好像不願意讓我這樣小孩子知道，所以一向不提，也根本未曾公開叫我看過，我呢，對於那樣的事情亦感覺沒有知道的必要，故從不探究，迨至近一二年來，生活的擔子漸漸從父親的肩移到我的肩上來，我纔開始領略到那本日用賬裡的東西，原來那東西是瑣碎的，繁雜的，確確實實的生活記錄。

現在我已經有了小孩子了，雖然纔剛剛四歲，却已知道要來弄麵這些事情了，我想他還不會識字，要是的話，恐怕連那本日用賬也要寫記或翻看了吧，年月的不同，竟有這麼大的差異嗎？這樣，想起我的童年來實在是幸福的，可依戀的；而這一代的童年實在是可憐的，悲哀的。但據說，像我的孩子那樣的孩子現在却多得很呢。

我沒有話說！



驢唇馬嘴 我

美國費拉德費亞州之某市，對今年春天畢業的大學男女生，曾以時局問題測驗，結果，所答非所問，驢唇不對馬嘴，下為其答案之一斑：

- (問) Blitzkrieg, 「按：即德文之雷擊戰」
- (答) 一種長驅短衝之獵犬。
- (問) Ivory Tower, 「按：即象牙之塔」
- (答) 戀愛中之男孩或女孩，或答女人的雪白脖子。
- (問) Skoda, 「即捷克國內之世界最大軍需工場」
- (答) 日本之建築物。
- (問) Whitehall, 「按：即英國天主教York之住宅，後被火焚今僅存其一。」
- (答) 英國首相之官邸。(因美大總統之官邸為白宮White house)。
- (問) Quaid' Orsay 「按：即法蘭西外交部，由塞奴河之河堤而得名。」
- (答) 法國糕點名。或答法國飯名。
- (問) Sikorski 「按：即波蘭亡命政權之領袖」。
- (答) 蘇俄大實業家大文豪。

穿西服者的

心理透視

音之

上一個襯衫，再打上一個領結，再套上一件外衣，一點風也不吐透，熱不熱？我想決沒有比穿中國的褲褂來得舒服。  
穿中國衣服，往身上一披把鈕子一結便完了，西服可不行，還得打領結，皮鞋不亮還得擦，褲子沒摺還得用熨斗燙，真是麻煩，所以我說西服最好是別穿，我的見地浮淺的很，還求大家的指正。

原則說，我不贊成穿西服，正如一般人所常齊出在經濟上，時間上，生理上種種不方便的堂皇理由一樣；但是在某些條件下我却反對穿西服，或者贊成穿西服。茲請言穿西服者的心理。跨出學校的大門，隨着脫去污濁的藍布大褂，換上一身漂亮的西裝，這是到社會裡混事的的第一步。是的，西裝代表著漂亮，闊綽，有知識，這是現階段社會中一般人的看法，如果你一定否認，那麼事實也不會因而改變的。  
穿上了西服，倒是有些嘍八，辦起交涉的事來，別人不大敢蔑視。拜訪友人去，傳達不會以為你是去告辭，到舖子買東西，小夥計都會對你

特別和氣，如果一位男士正在尋找對象，他總要弄身西服擺擺樣子吧！記得有一張漫畫上畫着女子公理的理想丈夫是穿着西服的。還有，正如林語堂所說，因為怕太太所以不敢不穿西服。  
在一個聚會裡，社會的人都穿西服，唯獨你一個人穿大褂是否不大得勁？雖然你有着不穿西服的充分理由。  
這些現象都是不大好的，希望能有一種有效的方法進行起來，把穿西服者心理上的需要滿足起來。如果還沒有這種最佳的方法，那麼次佳的方法——穿西服——也是必要的。

# 夜が我



## 雪は踊りつつある(下)

島崎藤村

## 雪在跳舞

辛嘉譯註

どうかすると(16)凍つて鏡のやうに光つて來ます。その上に白く雪でも降りかかると冰滑りの場所とも分ら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村の人達が通るかかつて、知らずに滑つて轉ぶことなぞもありました。

父さんはお前達のやうに、竹馬に乗つて遊び廻ることも好きでした。雪の日には殊にそれが楽しみでした。大黒屋(17)の鐵さん、問屋(18)の三郎さんなどといふ近所の子供が、竹馬と一緒に來るお友達でした。そんな日でも、馬が荷物をつけ、合物を着た村の馬方に引かれて雪の路を通いこともありました。父さんが竹馬の上から、

「今日は。」

と言ひますと、お馴染(19)の馬は鼻から白い氣息を出して笑ひながら、

「やあ、今日は、お前さんも馬ですな。」

と、挨拶しました。美濃(20)の中津川といふ町の方から、いろいろな物を背中につけて來て呉れるのも、あの馬でした。時には父さんの村なぞに無いめづらしい玩具や、父さんの好きな箱入の羊羹を隣の國(21)の方から土産につけて來て呉れるのもあの馬でした。

「雪が降つて楽しみでせうね。」

と、馬が言ひましたが、雪が降れば馬でも嬉しいかと父さんは思ひました。

山の中へ來る冬やお正月には、お前達の知らないやうな楽しみもありますね。冰滑りや竹馬で凍えた手をお家の爐邊の火にあぶる(22)のも楽しみでした。

是れ東得像童子一様勇亮。那上面再落上雪、就着不出是滑冰的地方來。村裡の人走過、常不覺得而滑倒了。

爸爸也像你們似地、喜歡騎着竹馬玩跑。特別是雪天騎竹馬更有意思。傘舖的鐵兒、轉運店的三郎什麼的附近的孩子、是因騎竹馬湊到一塊兒的朋友。那種日子也有馬載着貨物、被穿着短斗篷的鄉村的馬夫牽着打雪路上過。爸爸在竹馬說：

「日安。」

那熟識的馬從鼻裡吐着白氣、笑着打招呼：

「啊、日安。你也騎馬哩。」

從美濃的中津川這個地方給我們背上駱來各種東西的、也就是那馬。有時、給我們從隣縣駱來爸爸的村裡沒有的新鮮的玩具呀、爸爸喜歡吃的盛盒的羊羹的禮物的也是那馬。

「下雪了好玩哩。」馬說了。爸爸心裡想一下雪連馬都高興哩。來到山裡的冬天和正月裡、也有你們不知道的樂趣呢。溜冰呀騎竹馬時凍了的手、在家裡的爐邊烤、也是個有趣的呢。

x x x x

### 註釋

- 16 どうかすると 有時候、是
- 17 大黒屋 製傘の舖子
- 18 問屋 日本昔時的一種交通
- 19 美濃 日本本州上的一個地
- 20 運輸機關、代商民辦理運輸
- 21 國 在東海道
- 22 あぶる 炙烤

## Importance of the Material

By L. P. Jacks

- 5 -

When the material and the spiritual get separated in that way, our interest in the "good life" inevitably declines. We come to regard it as a thing to discuss and to grow eloquent over; we turn it into a property for book-writers and moralists and preachers to exploit after their kind; and the fine effects we are able to produce by these rhetorical exercises often prevent us from seeing how little in earnest about the good life we really are.

"The best things thought and said" by men, which Mathew Arnold declares to be the basis of culture, have to do with what are known as the three absolute values,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Were all the noble words that have been spoken about these three to be collected we should have before us the very cream of what culture, in Mathew Arnold's sense of it, has produced. But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when held before us as abstractions, in language however fine, are "ineffectual angels." When so exhibited, what we get really interested in is the secondary value of the fine sayings; and often we deceive ourselves at that point into thinking that the Eternal Values themselves have laid hold upon us, whe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have only touched us with their finger tips, only brushed us with their angel wings. There is a grave danger of our culture getting watered down in to a very thin and unsustaining beverage. Our real interest in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does not begin until we are on the way to creating one or other of them. Show me a man who is doing a piece of honest work, or one who is making something beautiful that might have been made ugly, or one who is turning out a good article that might have been turned out a profitable imposture, and I know beyond a doubt that the Eternal Values have laid hold of that man, and not merely brushed him with their wings. He may be governing a state, or steering a ship, or writing a book, or composing a sonnet, or laying bricks, but in any case the root of the matter is in him.

(To be continued.)

## 物質的重要性

陳 碩譯註

(五)

當物質與精神那樣分離的時候，我們對於「善的生活」的興趣就必然地衰退了。我們乃至將它看成討論及雄辯的對象，將它當作著作家，道學家，及宣教師的一種工具，用來開發他們各自的領域；我們由於這種修辭學的練習所能產生的美辭佳句，往往使我們不能看到我們實際對於善的生活是多麼缺少熱忱。

人們「所想到以及所說的最好的事情，」——這就是馬秋阿諾德所說的文化的基礎——是與一般人所知道的真美善這三種絕對價值有關的。假使關於這三種絕對價值所說的一切高尚言辭都收集起來，那麼按馬秋阿諾德的意思所說的由教養所產生的文化精髓，就擺在我們的眼前了。但是，當真美善僅是一些抽象的觀念擺在我們的面前時，無論用怎樣華美的言辭來表現，也只是些「無力的天使。」像這樣表現出來時，我們真正感到興趣的是這種華美辭句次要的價值；而且在這一點上我們往往欺騙自己，以為永久價值的本身已經捉住了我們，而實際却只是用她們的指尖觸了我們一下，用她們的天使翅膀掃了我們一掃。有一個嚴重的危險，就是我們的文化中逐漸滲入了水份，將成為極淡薄無力的飲料。我們對於真美善真正的興趣，在我們未走進創造它們之中任何一件的過程中，是不會開始的。誰是在做着一件誠實的工作，或者誰將本可做成醜惡的東西做成美的東西，或者誰將本可產生一種圖利欺人的物品而產生一件好的物品，你將那人指出來給我看，我就毫不懷疑地知道永久的價值已經捉住了那人，而不是僅用其翅膀掃了他一下。他也許是統治着一個國家，也許是掌着一隻船的舵，也許是寫着一本書，也許是寫着一首十四行詩，也許是在鋪磚，但無論如何，他是把握住物質的本質了。

(未完)

註釋：to grow.....over⇒over which to become eloquent. a house to live in⇒a house in which to live. Mathew Arnold 為十九世紀英國之批評家。"The best things thought, and said" 即 Arnold 的 Essays in Criticism 中的文句。were all..... to be collected⇒If all.....were to be collected. exhibited⇒held before us.

# 友



## 逢場作戲

吳尚虞

明明自己在荒唐，可是仍藉着「逢場作戲」的名目，來掩飾自己的錯誤！

(一)

天漸漸黑下來，在丁市的繁華街上，各商店的門前；都燃起了紅綠的彩色燈，路上；行人也顯出活躍來，尤其每個飯店的門首，特別的較比蕭別處進出的人多，人笑着，唱着，有妖媚的眼風，還有；車聲，胡琴聲，不調和的在撥弄着。

「嗚……」  
一輛飛快的洋車跑過去，後面響起一陣的起哄聲，亂嘩嘩地。柯英揚着眉，無言地走入飯店中去。

每當柯英走過這條街時，總是要揚着眉，討厭的景象真令柯英煩惱，可是必須要經過這條路，才能達到所要去的目的地，柯英爲了心意的安慰，這片刻的苦惱，是可以解去的；雖然他是在揚着眉！飯店對面的彩色燈，又在幻變着不同的光彩。

人大笑的玩着，洋車拚命的奔跑。

柯英進不見天日的飯店，無言地。

(二)

一間精緻的房間中，有一張鋪了化妝品的梳妝台，梳妝台上掛着一個洋娃娃，笑嘻嘻的；向着柯英笑。

在英剛一進房門。  
「我知道，你又是變了心，爲什麼一連好幾天不到這裏來？你說！」

「紫娟！實在是學校的功課太忙了！」  
「我不相信，你們大學生也會這樣忙，你又是說謊，當然囉！像我們這樣一個……」  
「得啦！紫娟！好幾天不見面了談點別的罷！喂！天慢慢的暖和了，紫娟！我送你一件夾大衣的料子，惠羅公司的！」

柯英慷慨的，爲了博得心上人的歡喜，一切都能犧牲！  
「我不要！你又來騙我！」  
「哈哈……！」

「喂！紫娟！今天大光明換了新片子！走！快一點修飾修飾，回頭咱們再到羅馬去吃夜宵！」  
「我不去！」  
「紫娟！唔……好人……你不去！……」

「要我去也成，先將大衣料子買來！」  
「今天晚了，明天；我一定買來給你就是了！」

柯英真不知道，在一個女人面前，自己竟變成了如此的懦弱，連一句話都不會說！  
時間九點一刻，柯英同紫娟同坐在大光明的包廂裏。

紫娟敬着酒，一杯，一杯……  
紫娟在笑，柯英醉了。

兩點半；柯英躺在冰冷的宿舍床上，身旁短少了心上的人；月亮鑽透玻璃窗，深夜靜悄悄地！

(三)

「柯英！又到那裏去？」  
「惠羅公司！」  
「惠羅公司？」  
「是的！」  
「柯英一面刮着臉，一面酬答着同居張之的疑問。  
「你到惠羅去做什麼？柯英！近來你的態度顯然的變了，看不見

你抱着書本苦幹了，整天只是修理你的門面，唉！柯英！究竟外面你有了什麼外遇！」  
「張之！沒有！沒有！即便是有也是逢場作戲！」

「逢場作戲！今天也逢場作戲！明天也逢場作戲！明明自己在荒唐，可是仍藉着逢場作戲的名目，來掩飾自己的錯誤，柯英！你很聰明，難道你沒有看見許多逢場作戲的人們，不知不覺的墜入了歧途嗎？」

「張之！你不明瞭我！」  
「唉！柯英！由小就同你在一起讀書，我很明瞭你的一切，可是近來我真無法再明瞭你了！一個聰明人，一個受到大學教育的人，也是這麼糊塗！」

「好嘛！好嘛……喂！張之！晚上的自習室，你替我請假罷！」  
柯英換上簇新的西裝，由張之前面走出去。

「唉！又是一個逢場作戲的犧牲者！」  
黃昏！一片淡黃的影子，落在窗子上，宿舍中冷淒淒的，只有張之在發着怔。

又是一陣晚飯鈴，又熱鬧了一個飯廳的場合。

(四)

月兒澗澗，倚着新生芽的楊柳，低唱着情歌，款款地；樓下面有許多人的行走，遠處映起盞盞的燈光。

柯英很靠著紫娟，冷風吹進了開着的玻璃窗；

「好冷！」

「關上吧！紫娟！暖！今天為什麼又不歡喜了，難道說料子不合你的心？」

「不！」

「這又是爲了什麼？」

紫娟沒有回答，柯英默默的瞧著紫娟的臉。

紫娟，人們常說：青樓非談情之地，妓女非談情之人！可是我決對不相信，自從在去年冬天遇見了你，你知道我已是時刻的不能忘掉你，無論是什麼犧牲我都肯，只要你也忠實於我！」

「英！難道還不相信我嗎？」紫娟哭了，兩個肩一聳一聳地

「不！不……我不是說不相信你，我是說：咱們要互相的誠實，向着光明的途上走去！」

「英！那我不配！」

「紫娟！愛情是不分階級的，更沒有貧賤的，只要妳相信我，那麼一切問題都可解決！」

「唔……」

柔情會迷透了鐵石的心，何況是一個只知愛，而分不出利害來的柯英！

街上的人靜寂了；夜張開了黑幕籠罩着整個的丁市舞臺打掃了；一對對情侶都踏着疲乏歸去！

柯英在清晨，也疲乏的回到學校中去，進了宿舍就睡了，昏沉沉的！

張之沒有理睬他，煩惱的夾着書去上課了。中午；張之回到宿舍，看見柯英仍在睡着，繃繃眉又走了出去！下午；當張之返回宿舍的時候，床上只剩了零亂的被褥，和一卷昨天脫下來的西裝。

「唉！昏睡時的人！決不可理喻！」

張之望了望將垂暮的天色，陰上陰沉沉地。

(五)

「柯英！你太不守校規了！三番五次的訓導你，結果還是聽之視之，現在只有實行最後的一步，將你開除！」

「主任！開除嗎？那也只是這樣罷！」

柯英由訓育課走出，張之就迎了過去。

「柯英！主任說什麼了？」

「說開除我！唔！開除就開除，今天我就搬出去！」

「柯英！你不能這麼做！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樣的傷心，失望啊！我聽說你愛上了一個妓女，唉！不正常的愛；將來是要痛苦的！柯英！你要明白：你的經濟一斷絕，那時你才知道我的話是不錯了！」

「你說的也不盡然罷！」

「唉！不可以理喻的人，說甚麼也是枉然……」

柯英搬到一家旅館去住，時光很快，在柯英這種毫不吝惜金錢的行動，不到半月手中已拮据了，寫信回家去催款，但回信却是全篇

的嚴訓，要立刻逼着回去，柯英發着愁！眼望着天；

「爲了愛；一切都可以犧牲掉！」

柯英又進了飯店的門，顏唐的！推開了房門，柯英走進去；看見紫娟正陪着一個年老的富紳在傾談。

「哦！柯英先生！請到隔壁房中去坐一坐！」

柯英兩眼有點直，沒有言語的退到隔壁房中去，呆了半天的工夫，紫娟才懶懶的走來。

「紫娟！那老頭子是誰？」

「是客人！」

「客人？妳不是說忠於我嗎？」

柯英的腦筋漲裂開來，已失去了理智。

「唔！忠於你！可是我們也要吃飯啊！」

「紫娟！我脫離家庭了，咱們可以自由在一塊整天的見面，可是你也應該爲我盡一點義務！」

「盡什麼？我不懂！只要您大爺有錢，我們當然就可以整天的陪着，用不着講甚麼義務！」

「錢……」

柯英倒在沙發上，房中又只剩了一個人，這與當初頭次來的時候一樣，只是自己的情形不同了，過去的種種，柯英真恨自己，沒有認清了人！

顏唐的走回旅館的柯英，進了門一眼看見張之在房裏；

「你什麼時候來的？」

「早來了！柯英：怎麼樣？如今……」

「請你不要說了，唉！悔恨已過！」

「柯英！不要太頹落了，一個青年人，這種事情是不可免去的，你的前途還很光大，你很難明！」

「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哈哈……被女人騙了！」

「走！柯英！打扮起來領我到你的心上人的地方去！」

「不！」

「走！面子總要找回來的！」

「我不願意再去了！」

「去吧！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張之挽着柯英，興匆匆的走到馬路上。

丁市的燈再閃照着，人與車交往的行着。

(六)

「娟小姐！可惜妳太瘦了！」

「張之玩皮的打趣着」

「我們的柯大少，也太刁滑了，他想和你結成永遠的情侶，竟用了這麼一着試試妳是不是真愛他，更想不到就欺會上了當！」

紫娟的臉赤紅的，用眼睛着柯英，柯英始終沒有言語，只是在看張之的面部表情！

「娟小姐！妳看！這是柯大少的支票本子，本打算一手交與妳的，可是；現在談不到了！」

紫娟羞哭了。  
張之看了柯英一眼：  
「柯大少！咱們走罷，別延誤了人家的客人久等！」  
柯英站起來。  
「英！你太……英！回來！容我再表白一下！」  
柯英急忙的跑了出去。  
「再見！柯大少！是不會再來見你的了！」  
張之伴同着柯英，在路上走向



### 抱養兒子

「虎兒！穿上點衣裳吧！天可有點涼了。」

源 虹

三多的每日功課，早十二點起，起來先抽兩口大煙，據他說是治肚子疼的，抽足了接着就吃，吃飽了喝足了，跟老太太要錢，要了錢先聽聽戲，捧捧大鼓班兒，是時候了，上翠喜的班裏一泡，抽兩口煙，喝喝酒，打撲小牌，到兩三點鐘再回家，有時不回來，據他說朋友辦喜事喝多了。  
高老頭兒，老太太，就有三多這麼一個兒子，要提起三多來，真是「小孩沒娘，說起來話長。」  
提起高家，真是手屈一指的財主，竟小四合就十來所，五六個買賣，十來萬的存款，可惜就是膝下無子，納小星，老頭不願意。  
有這麼一年的年底下，老太太帶着老媽子，一早出去買年菜，出門，門口折着一個小包兒，用棉

紫娟：  
「喂！你那來的這些支票本子！」  
「哈哈……同經濟系李大興借的，哼！我早就算計到你有今日，這些支票本子借來幾天了，想不到真用上了！」  
「哈哈……」  
「哈哈……」  
清脆的笑聲，充滿了街上。  
(完)

花套子包着，老太太打開一看是個小小子，還有一張茶葉紙上寫着：「老太太您修好吧！我是外省人，一家子都死了，您是愛行好事的，看我們死去一家子的面上，您留下這無倚無靠的孩子吧！」  
經過老兩口的考慮，這小小子就姓高了。  
「多福，多壽，多兒孫，他就叫三多吧！」  
三多一天一天的大了，長的倒是不壞，就是天生兩隻賊眼，小水蛇腰，一說話老東瞧西望的，上小學就常偷人東西，老太太不願意上，初中還沒畢業，三多不願意上了，老太太也不注意，本來家裏又不仗着他養活，後來三多悶着沒事可就學會了，泡招待，打茶圍，於是一

天到晚的胡花亂鬧，老太太似乎有點注意了。  
老兩口一商量，結果老太太主張：  
「這孩子也不小了，娶個媳婦就把他管着了。」  
合辦，放小定，過禮，於是乎三多娶媳婦了。  
「他媽的，剛過門幾天，你他媽的就教訓我，哼！這倒不錯，又娶一個老太太來啊！」三多直吵嚷了半天。  
老兩口聽見了沒言語，到說媳婦太性急了，勸說爺們得慢慢的。三多似乎得到了什麼似的。  
老兩口又一商量，老頭主張：  
「少給他錢。」  
「怎麼着，就給十塊錢，這要是碰上個朋友，吃個飯，洗個澡，那也得够呀？您不嫌丟臉，我還嫌呢！」  
老太太沒言語，可也沒給錢。  
三多嚷嚷了幾天，不嚷嚷了，可是手底下，似乎很富裕。一天到晚還是那麼着，老太太直納悶兒。

「三多這小子手裏真趁啊，聽說又把翠喜接出來了，新買的房子，新買的傢具，真得兩錢兒，老頭兒還許不知道呢？」親友這麼議論着，可是，老頭兒風言風語的也知道道了。  
「三多，你怎麼這麼胡鬧啊！咱家的名譽要緊哪，你也不替我老頭子想想，噯！再說，你身子也要緊呀！」

「少說廢話，就沒那麼一回事。」  
門一閃，人影影了。  
一天老頭兒找着了翠喜。  
「我是三多的爸爸，我跟你商量商量……」  
「沒商量，我不認識你，趁早滾，這麼大歲數，別不要臉。」  
老頭眼睛一黑，腿一軟，不知道了。  
高老頭病了。  
一個雨天的半夜，老頭喘的睡不着，老太太累了一天，輪到床上就呼呼入睡了。忽然門外一亮，不像閃，跟着噹噹的開了一個小縫，伸進一個鬍鬚來，探頭望了望又縮回去了。老頭咳嗽了一聲，心想：「許眼花了吧？」沒言語，呆了一會，老頭剛要睡，門又開了，黑呼呼的似乎進來一個人，又呆了，黑呼呼的，保險櫃直響，老頭真急了，換着電門，一按。  
「啊！三多！」三多穿着睡衣，左手拿着電棒，右手拿着一捲紙，臉像一爐香灰，剛要走。  
「你幹什麼？」老頭明白了八九成。  
「啊！啊！沒什麼，找點東西。」  
「手裏是什麼？」  
「胡說。」  
「胡說，你是想要我這條老命吧！你，你，怎麼這麼胡鬧起來了，你還要臉嗎？噯，咳！咳！」

「三多，你怎麼這麼胡鬧啊！咱家的名譽要緊哪，你也不替我老頭子想想，噯！再說，你身子也要緊呀！」

「啊！是你逼我，是我逼你，實在告訴你吧！存款我花完了，房子我也賣了六七所了，你怎麼着吧！別越老越混蛋，想開點。」門一閃，三多走了。

老頭眼前一黑，心口彷彿有點東西要出來，可是到了嗓子眼兒，不動了，老頭子的臉兒跟紫茄子一樣，兩手抓着衣裳的領子，用力的擄，兩腳亂蹬，可是慢慢的沒勁了。窗戶一閃，門又一閃，保險櫃空了，三多心裏有根了。老太太也給鬧醒了，可老頭子也不動了。

第二天，高家大門上多了兩張白紙。

少奶奶有喜了。

是奶奶沒有不疼孫子的，老太太一天到晚的抱着孫子玩，「別學你爸爸，老老實實的，大了給高家爭點氣，聽你這虎頭虎腦的，叫一虎兒吧！」於是乎虎兒成了老太太的唯一一希望唯一的消遣品。



### 雨夜懷

窗前的夜雨  
一滴滴 滴入了我底心扉  
輕輕地  
敲打着我心上的創痛  
五年前  
是一個春之夜呢呢

「喂！你先搬廚房住兩天去，明兒還有朋友來住。」

「誰呀？」老太太低聲下氣的問。

「少管，讓你搬就搬。」

兩天以後，高家又多了一位少奶奶。

「生了孩子，就他媽的不能動了，起來，給翠喜打水去，裝他媽的孫子。」三多瞪着眼，揚着手，衝着虎兒的媽說。

「啊！少奶奶，可不敢勞動您呀！」

少奶沒言語，兩手直發顫。

月亮圓了一回，高家大門上又貼了一回白紙，虎兒沒媽了。高家拆家了！一所小四合，高家唯一的財產。

三多的懷推沖天了。

「虎兒！虎兒，穿上點衣裳吧！天可有點涼了。」老太太作完了飯，趕緊就得拿着衣裳找虎兒。

「虎兒快長吧，長大了好養活你奶奶。」

### 鴻影

在故鄉的古城坡  
你緘默  
我亦無言  
唯有那天上的星光  
閃映着你那蒼白臉  
最惹人記憶的  
那冰冷的唇

奶，我就仗着你了。老太太的唯

一希望。

翠喜搬走了，東西都沒了，房子不是高家的了，三多也不回來了，可是老太太沒搬家，住了一間小南屋，房主可憐她，不要錢。

高老太太屋子的東西一天一天的少了，虎兒一天一天的瘦了，老太太臉上的皺紋一天一天的深了。

「虎兒！虎兒，穿上點衣裳吧！天可有點涼。」

月亮又圓了一回，屋子裏只剩一個坑了。

不得已，老太太背着竹筐，虎兒拿着小籃，檢爛紙帶要飯，回家蓋草包，「虎兒，奶奶可就仗着你了。」

虎兒從草縫包裹，看見月亮又圓了幾回。

又是一年的年底，老烏鴉回窩的時候，三多回來了。

「啊！三多，你回來啦！」

「爸爸。」

那跳動的心  
那深深的一吻  
你說歸期不久  
然一轉已五年哩  
使你留戀的  
是春草的原野  
還是明媚的高山  
還是活潑的流水呢？

有歸雁夜渡  
拋向窗前的鳴

「哦，媽啊，虎兒，我回來了。」三多穿的很好，可是臉上像塗了一層銀，「我後悔了，媽，我現在學好了，您饒恕我吧！您跟我走吧！我在XX找着事了，嘍，真苦了您了。」

「大媽，您有零錢沒有，我竟想接老太太，忘帶錢了。」三多很自然的對房東老太太說，一手摸着口袋。

「有，往後你可得好好的孝敬你媽了，為你多不容易呀！」三多拿了一塊八毛錢，臉上的銀裂了裂。

月亮剛露出一個尖來，兩輛洋車在樹底閃了閃。

「媽，您還等着，我帶虎兒買票去，記着，可別亂走。」

三多帶着虎兒走了。

月亮又圓了，車站上只剩了一個瘦弱的人影。

是你的心聲呢  
那麼滴滴的雨  
該是你的淚吧  
要不怎會使我這樣心碎呢？

今晨偶到我們初戀的小園  
圍牆已頹落了  
那株白色的丁香  
也沒有了昔時的芬芳  
想今夜的雨  
明朝又有花落吧！

# 友吾



## 這小伙子

(四) 吼譯

「這是對你的最後警告  
若不立即照所說去辦，你  
同你的妻將遺恨終生。」

亦的衣服壞了吧，父親會……  
父親會吩咐他們給你洗乾淨的。」

「沒關係，這都是舊衣服。」

雙眼又射出感謝的光線，但在  
她的話裡却含着更深的謝意。

「是的，我知道你不在乎的。  
你一定不在乎。」

其後在車中，他們都靜靜的，  
卡里滿懷的高興。下車他要付車資，  
她却攔他：

「請不必了，戴維會開發的。」

「不過，他當然不是爲了我而  
開車資的。」卡里這樣說完後，又  
後悔不應那麼說。但是她只對着佩  
促不安的戴維微搖了搖頭。

他們進到一間比大飯店中的會  
客室還大的會客室。卡里最初有點  
驚奇，隨後他又恢復了溫文有禮毫  
不在意的面情。

「包莫我們剛才出了事了。你  
快給小狗預備點紙和木匣子再找點  
別的應有的東西。」

「小姐，你自已沒什麼事吧？」

「沒事，父親回來了嗎？」

「沒有呢，小姐。」

「好吧，把木匣子拿到圖書室  
來。」

那僕人上前要接過小狗，卡里  
搖了搖頭。她在前領着他去圖書室，  
眼內的謝意，一望可知。

「一會請把它交給包莫吧；你  
吸煙麼？或是喝兩杯？」

他正伸手去換自己的煙，她早  
已遞過來一枝，並爲他點着了。

「我還忘了介紹我自己，我叫  
馬爾科羅西。」

「我叫沙各力，」他吞吞吐吐  
的說，「沙各力。」

他說的語音也失去了正確，但  
是對着像馬爾科那樣著名的家屬自  
己介紹，也實在怪不得他那樣。他  
們初次感到不知談什麼好。直到包  
莫進來把小狗搬走後，他們才變熟  
了。

「卡里先生，你等着同我們一  
同吃飯好不？你先穿着我父親的衣  
服，一會兒他們便會把你的衣服整  
理好了。」

巧得很，他竟和她父親的身材  
差不多長短。

「我很願意多待一會，不過我  
必須趕回辦公處。」

「哦，那麼我不多留你了。但  
是我父親一定想見見你，我也願和  
你再會面。明天午後請來我們這裡  
吃茶吧！」

「我很願意來。但在五點以前，  
我不能出來。我是在班克公司中  
做事。」

「班克公司？我父親認識好多  
人呢：好吧，那麼明天我們五點鐘  
見。」

次日晨，連那來告訴卡里有人  
找的工友都覺得奇怪。馬爾科先生  
會來這裡拜訪一個辦事員？令人難  
以置信。

「卡里先生麼？我乾來拜謝你  
昨天那樣仁慈的照顧羅西。」

「謝謝你，先生。你二位都把  
這事看得太大了。」

「唔，我並無意使你這樣不安  
，我只是就你所做出的事實而論。

羅西和那小狗是一刻也離不開的，  
由昨天的事可以看到。昨天若沒有  
你，那麼將更要不好了。」

「我願意幫忙的。人人都不  
願看一隻狗在受罪。」

「我想你是喜愛狗？」

「是的，我在家有一隻。現在  
我來做事，當然不能也帶着他。」

「那麼你不在城中？」

「是的，我家在維蘇達。」

「哦，哦，是的，」馬爾科先  
生的大嗓子響着。（未完）

# 吾友

(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發行兼願 港

編輯者 吾友報社

印刷者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一)局四二八〇

零售：每 期 五 角  
訂閱：每月四期 二 元  
半年二十六期 拾 三 元

本外埠一律，郵費在內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十月十七日出版

第三卷 第四三期

總號 第二五八號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總行：  
分行：

北京正陽門外廊房頭條  
天津興亞三區楊福蔭路

電話(三) 二七〇三  
電話(三) 二七〇三

三〇八五  
二七四一  
二七〇三

### 定期存款 始具恆心 終獲恆產

半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九厘 一分二厘 一分三厘

### 解決家庭日用問題 按月取息存款

一次存入 { 一百元 五百元 一千元 一萬元 } 定期三年 每月取息 { 一元 五元 十元 一百元 }

月有進款 充作日用 恰當 方便

### 活定兩便存款

存滿十個月 年息八厘一分

兼備：利息優厚 支用便利

### 各種活期存款 利息大 手續簡

詳細章程 歡迎索閱

# 信誠銀行

竭誠為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